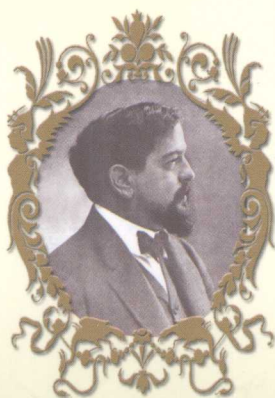


[美] 汤普森 著
朱晓蓉 张洪模 译



德彪西

——一个人和一位艺术家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美] 汤普森 著
朱晓蓉 张洪模 译



德彪西

——一个人和一位艺术家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彪西：一个人和一位艺术家/(美) 汤普森 (Thompson, O.);
朱晓蓉, 张洪模译. —北京: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6. 11

ISBN 7-81096-180-2

I. 德... II. ①汤...②朱...③张... III. 德彪西, C. (1862 ~
1918)—传记 IV. J835.65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4857 号

德彪西：一个人和一位艺术家

[美] 汤普森

朱晓蓉 张洪模译

出版发行：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A5 印张：12

印 刷：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3,000 册

书 号：ISBN 7-81096-180-2

定 价：26.00 元

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

北京市鲍家街 43 号

邮编：100031

发行部：(010) 66418248

66415711 (传真)



CLAUDE DEBUSSY

(From a photograph inscribed to Arthur Hartmann, courtesy of Archives Photographiques—Paris.)

克劳德·德彪西。来自题献给亚瑟·哈特曼（Arthur Hartmann）的照片，由巴黎照片档案馆提供。

内 容 简 介

奥斯卡·汤普森原著的这部《德彪西：一个人和一位艺术家》以大量详实的历史资料详细介绍了德彪西生命中每一个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及对他的生活与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本书还详细地介绍了德彪西最有影响的几部作品的创作历程，以及作为指挥家、评论家的德彪西的工作状况。在第二部分介绍德彪西音乐创作的内容中，作家以形象、生动、准确的语言逐一介绍了他已出版与未出版的全部音乐作品，包括钢琴、管弦乐、歌曲、室内乐、歌剧音乐、康塔塔及合唱曲。作者汇拢了各方面的德彪西音乐研究成果，对每一部作品的确切创作年代、创作背景等情况都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 and 考证。对作品的音乐内容与技法也作了颇具启迪意义的评点，还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音乐史料。无疑，它是我们研究作为一个人和一位艺术家的德彪西以及印象派音乐发展史的极好的参考性文献。

译 者

2005 年 3 月

前 言

这是美国第一部关于阿希尔—克洛德·德彪西的传记。当1932年夏天，笔者开始动手撰写此书时，我们还没有一部英文的德彪西传记。^{*}这在德彪西作品已备受人们喜爱，又有许多报纸和杂志大幅刊登他的音乐与生平介绍的背景下是件令人奇怪的事。1908年，也就是作曲家逝世前十年，在英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关于德彪西的小册子，一个是L. S. 李宾（L. S. Liebich）的《克洛德—阿·德彪西》（Claude-A. Debussy），另一个是威廉H. 达里（William H. Daly）的《德彪西：对当代音乐的研究》（Debussy, A Study in Modern Music）。它们都主要是对德彪西音乐的介绍，而在这两个小册子的德彪西生平部分的介绍中，材料却相当粗略。德彪西仍在经历他生命中的一些重要事件，也因为当时这位艺术家仍在世，所以讲述许多在小册子出版前发生的故事，时机还不成熟。达里（Daly）的叙述是这样开头的：“关于德彪西的私生活，到目前为止，没有更多可述说的。”显然，这是德彪西英文传记文献中待填补的空白。可更令人奇怪的是，自作曲家1918年逝世以来这么长的时间里，也一直没有他的法文传记的翻译本发行。但是到了1933年，最权威、也是当时最新版的由莱昂·瓦拉斯（Léon Vallas）所著的德彪西传记《克洛德·德彪西与他的时代》（Claude Debussy et son temps）与它的英译本一起被引进了。此书的英文名是：《克洛德·德彪西：他的生平与作品》（Claude Debussy: His life and Works），由迈尔（Maire）和格雷斯·欧比雷（Grace O'Brien）翻译，这本英译本同样被人大加赞

赏。三年后，爱德华·洛克斯佩瑟（Edward Lockspeiser）在他厚实、大信息量的《德彪西》一书中从英国人特有的角度，对德彪西的作品与生平作了新的研究。因为自身的原因，瓦拉斯决定不在他的书中说出他知道的所有故事。他在前言中说：“我避开了所有生平的细节。公开这些细节也许是不成熟、不明智的。德彪西的生活隐私属于其中的当事人和他的家人。”但洛克斯佩瑟却觉得没必要遮掩。而本书作者则认为已经到了将德彪西同贝多芬或瓦格纳一样公开对待的时候了。德彪西第二任夫人已随第一位夫人一起葬在墓地，那儿还有德彪西钟爱的女儿，也同他一样天长地久了。在这个时候公开德彪西的任何东西都不会玷污人们对他的记忆，或给他的后人留下阴影，当然也不会给他现在住在巴黎的、唯一的妹妹和两个弟弟（一个在巴黎，另一个在法国南部生活，是农业学家）造成任何不利影响。任何个人、社会和道德诽谤的时期早已过去，现在只有光环辉映在前妻巴达克·德彪西夫人（Bardac-Debussy）早年婚姻所生的孩子的身上^①。他们肯定因为自己与克洛德·德彪西的亲密关系而感到无比荣幸。

在本书作者独立撰写此书的过去五年中，得到了瓦拉斯与洛克斯佩瑟的倾力相助，笔者感激不尽，尤其是瓦拉斯先生。还要感谢德彪西的奥地利文版传记作者欧斯特·戴克西（Ernst Decsey）、安德鲁·苏瓦雷（André Suarès）、加布里埃·阿斯特鲁克（Gabriel Astruc）、勒内·彼特（René Peter）和其它一些法国人。此书大量地引用了他们私下或公开撰写的有关德彪西的文章，以便我们更多地了解一个真实的德彪西和他的轶闻趣事。

目 录

前 言

第 1 页

第一部分 一个人和一位艺术家

第 3 页

第二部分 生 平

第 一 章 “双面”男孩

第 23 页

第 二 章 在音乐学院

第 32 页

第 三 章 俄罗斯遭遇

第 38 页

第 四 章 瓦斯涅叙事诗

第 45 页

第 五 章 罗马大奖

第 52 页

第 六 章 罗马与梅迪契别墅

第 60 页

第 七 章 巴黎和拜罗伊特

第 73 页

第 八 章 与象征派齐头并进

第 85 页

第 九 章 《牧神午后》及多产之年

第 93 页

第 十 章 《佩里亚斯》的诞生

第 105 页

第十一章 《佩里亚斯》的成功

第 115 页

第十二章 夜曲与小摆设

第 125 页

第十三章 艰难时刻

第 134 页

第十四章 《大海》的创作

第 140 页

第十五章 作曲家和指挥家

第 151 页

第十六章 评论家德彪西

第 161 页

第十七章 未完成的歌剧

第 181 页

第十八章 戏剧舞台上的冒险

第 192 页

第十九章 战争与最后的岁月	第 203 页
第三部分 德彪西的音乐	
第一章 德彪西的音乐创作法	第 221 页
第二章 钢琴音乐	第 226 页
第三章 歌曲	第 256 页
第四章 管弦乐作品	第 291 页
第五章 室内乐	第 319 页
第六章 戏剧音乐作品	第 328 页
第七章 康塔塔与合唱作品	第 348 页
参考文献	第 353 页

插图列表：

克洛德·德彪西	首 页
在圣日耳曼昂莱 (Saint Germain-en-Laye)	第 28 页
冯·梅克夫人	第 29 页 (上图)
六岁时的克洛德·德彪西	第 29 页 (中图)
戴着牛仔帽的德彪西	第 29 页 (下图)
瓦斯涅夫妇与十八岁的德彪西	第 47 页
德彪西在梅迪契别墅的两张画像	第 48 页
《云》(Nuages) 手稿第一页	第 127 页
德彪西与第一任妻子罗莎丽·泰克西埃 (Rosalie Texier)	第 128 页 (上图)
德彪西与第二任妻子爱玛·巴达克 (Emma Bardac)	第 128 页 (下图)
《大海》草稿的首页	第 142 页
德彪西在海边，小女孩是秋秋 (Chou-Chou)	第 143 页
德彪西在家中门廊边，大约摄于 1910 年	第 194 页

**第一部分
一个人和一位艺术家**

认识阿希尔—克洛德·德彪西的人一再注意到他的性格中如猫一般的特征。他像一只猫，很孤独，因为他富于艺术气质，又多情。安德烈·苏瓦雷（André Suarès）写道：“就像猫蹭着那只抚摸它的手那样，德彪西用他自己激起的快感受抚着他的灵魂。”克洛德说音乐是女性的。在他的音乐创作中，他寻求女性化的美的一面。的确，他未曾表现出他同时代中热切追随瓦格纳的人所拥有的男性的阳刚。但从众多的描述中发现，没有一个人提及德彪西是女子气的。“猫性”而不是“女性”，是人们常用的形容词，来描述他的走姿、样子、他特别的一种犀利、他的贪玩、他的愠怒，以及最主要的，是给他的生活和艺术添彩的情色。他是个享乐主义者，爱奢侈享受的人，一个肉欲主义者。但是他的一生是辛劳、贫穷的。这份奢侈使他跌入他本来可以避免的窘境中。他的奢侈也不多，就象机会不多。接二连三的感情遭遇构成了这份奢侈的主要内容。不过，在德彪西对感情的态度里不乏男子气概。这位为皮埃尔·龙余（Pierre Louÿs）的《比利蒂斯之歌》谱曲、为马拉美的诗《牧神午后》创作了前奏曲的人是一位享乐主义者，但不是兼有两性的人。乔吉特·莱布朗（Georgette Leblanc）在描述德彪西第一次与莫里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会面时的感觉时说，外观上，德彪西给人的印象是生来强壮的——这份强壮他却没有机会，没有动力去获取。德彪西总的来说是个懒人，但在艺术上是个例外。除非病得没有精神，生病削弱了他的意志，否则他总是认真地在创作音乐。不然的话，激情无处散发，生活便没有意义了。他不是个好读者，更不是运动员，或军人，所以有一个英文版著作中说他曾在部队或任何其它后备军服过役的事实是不能成立的。德彪西的生活是固

定的，并且一直是一介平民。

至于猫，德彪西喜欢它们。在他的两次婚姻生活中，猫都是家里的座上宾，他心爱的宠物。他的朋友勒内·彼特（René Pcter）可以见证。他的猫都是安哥拉猫，并且都是灰色的。而且，因为家里总是只养一只猫，所以在德彪西家中看见的猫永远都叫莱恩（Line）。彼得说有三次见到不同的三只猫从窗口掉下，不可思议的是，它们就这样死掉了。死去的都被同种的另一只猫替代，而新来的总是叫莱恩。德彪西对猫的钟爱是多样化的，如果总是这样掉下窗来不幸身亡，也在摧毁他对猫的温情。人们可以看出，他似乎对安哥拉猫极度地迷恋。有几种版本的故事讲到德彪西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连买日常用品的钱都没有了。他饿着肚子离开了自己的住所去借钱。一种说法是，他从一位朋友那儿借来了钱；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兜售了一首从被遗弃的手稿中突然发现的早期的钢琴曲。两种版本的结局都是，他返回了住所，却没带回大包食物，而是一只瓷猫。这只瓷猫花去了他所有借来的钱。

无论从天性还是后天看，德彪西都是天生的波西米亚人（Bohemian），一个蒙马特尔（Montmartre）人，所以德彪西必然应该成为常去那家叫“夜猫”（Chat Noir）的咖啡店的名人之一。这家著名的咖啡店还曾以店的名义公开为猫捐赠。“夜猫”咖啡店与“扑赛”啤酒屋（Brasserie Pousset）、“韦柏”咖啡店（Chez Weber）和“雷诺兹”吧（Reynolds）都是人们一想起法国的克洛德·德彪西就会联想到的地方。德彪西的行为是自制的，就像他的音乐。但是他的夜生活却常常是与画家、作家、演员和音乐家吃喝喝度过的。在那里，他可能孤独、像猫。但是他熟识许多光顾这些夜生活之地的名人，他也同样闻名。他们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姐妹艺术的象征派、印象派和新幻想主义人物。1908年的一个夜晚，赫赫有名的克列孟梭（Clemenceau）在夏多布里

昂 (Chateaubriand) 餐馆与德彪西、加布里埃尔·福莱 (Gabriel Faure)、保罗·杜卡斯 (Paul Dukas)、皮埃尔·拉罗 (Pierre La-lo) 还有几位将军及一些不知名的政府官员一起吃饭。克列孟梭崇拜莫扎特, 他的《女人心》, 特别是《魔笛》是他不屈精神的食粮。还有玛塔·哈里 (Mata Hari), 一位魅力十足的荷兰舞蹈家, 因为被认为是战争间谍, 法国人要开枪打死她。德彪西和她只是一般关系, 和马斯内 (Massenet) 与圣桑 (Saint-Saëns) 也是。如果内阁部长、大使、律师和军人会被她的魅力倾倒, 而诗人、音乐家却没有, 这是否很奇怪? 但要记住的是, 当玛塔·哈里的
问题已成为对国家的威胁而非个人安全问题时, 德彪西那时正病在床上。

一只铁铸的猫, 背脊隆起, 就是“夜猫”咖啡店的标志。这家咖啡店最先在罗什舒瓦尔 (Rochechouart) 大道 84 号开张。老板叫鲁道夫·沙力 (Rodolfe Salis)。他是个聪明的漫画家, 用加布里埃·阿斯特鲁克 (Babriel Astruc) 的话说, 是一位“没有前途的画家”。他曾是美术学校的学生。他要求手下的服务员都身着似院士服的绿色装。柜台上, 老板娘沙力坐镇。开始时, 都是好兆头。希腊国王和比利时加冕王子成为常客; “水疗派人士” (指当时一些常在周三与周六相聚在咖啡屋探讨生活与艺术话题的文学与艺术人士——译者注) 参加了此地举办的“文学星期五”; 来的人还有画家, 但更多的是诗人。直到有一天夜晚, 服务员与一些滋事的流氓发生了冲突, 结果一人被打死。传说, 在混战中, 咖啡店老板碰巧将一张很沉的椅子, 打到了他最忠实的仆人脑壳上。沙力随即将“夜猫”搬到了拉瓦勒 (Laval) 路, 后又搬到维克特·马萨路 (Victor Masse)。德彪西就是在追求消磨夜生活、追求香烟与争辩中发现了这家咖啡店。它有三层高, 通向顶层的楼梯两边挂着画框, 墙上也布满了常光临此处的画家们的油画作品。顶层那间旧房屋是一个可以容得下一百人的昏暗

的剧场，中间立着一架钢琴。画家亨利·里维埃（Henri Riviere）设计了剧场的布局和装饰。与德彪西一起常常出现在剧场的有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查里·德·西弗里（Charles de Sivry）以及其它音乐家，还有一些画家和文学家。确实，从1884到1900年，进出“夜猫”的人囊括了当时所有巴黎艺术界与社会的名人。

扑赛啤酒屋当时座落在沙托丹路（Chateaudum）和蒙马特尔（Montmartre）福布（Faubourg）路的角落处，是另一处德彪西常光顾喝酒吃饭的地方，且决不只他孤身前往，伴随他一起的常有加布里埃里·杜邦（Gabrielle Dupont）或罗莎丽·泰克西埃（Rosalie Texier）。当时绿眼睛的嘉比（Gaby）和柔唇依依的莉莉（Lily）是好朋友，后来因为德彪西在两人中移情别恋而分手。扑赛啤酒屋的装饰是典型的19世纪90年代风格，带着中世纪的色彩。装饰用材料是黑色木质，窗户是彩色玻璃的。这是个很小的餐馆，常去的人有记者和文学协会的人。一位记者这样回忆道：在那里，德彪西常坐在角落的一张桌子前，四周昏暗、烟雾缭绕，他就像个古雕，像一个“马其顿古币”（Macedonian coin），脑袋像一个雕刻的亚述人（Assyrian）。勒内·彼特说，在那儿，德彪西可以看到他的合作者卡蒂尔·孟戴斯（Catulle Mendès）及他那部未完成并遭遗弃的歌剧《罗德里格与希梅娜》（Rodrigue et Chimène）的词作者；还有安德烈·安东尼（Andre Antoine），一位帽子常歪戴的笑星；保罗·罗伯特（Paul Robert），一位眼睛圆，讲起笑话来满屋子都被逗乐的人；安德烈·梅萨热（André Messager），一位天才的指挥家，他还曾在喜歌剧《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Pelleas et Melisande）中扮演助产士。扑赛啤酒屋看来真成为人们看戏结束后交流新闻的地方。记者聚在那里，工作已结束，最后的稿件已发送。佩里·扑赛（Pere Poussset）从慕尼黑进啤酒卖。他的煮鸡蛋独此一家。加布里埃·阿斯特鲁克证实，到

凌晨2点时，每一位记者朋友都吃下了起码五、六个煮鸡蛋，喝下了二、三杯同样是独家经营的慕尼黑啤酒。

巴黎夜晚消磨时光的地方还有劳顿咖啡店（Café de L'Odéon），与之相关联的是那位鲁莽冲动、出言不逊的奥克塔夫·米尔宾（Octave Mirbeau）的故事。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因为他是《佩里亚斯与梅丽桑德》的第一位公开支持者之一。是他在这部剧首演之前便勇敢地站出来为它说话。而当时的情形是这部新歌剧面临被嘲笑唾弃的危险，因为有人发了匿名册子（被认为是梅特林克）攻击这部歌剧。米尔宾有一次在这家餐馆搞文学宴会致词时，即以颂扬德彪西和塞尚（Cézanne）开场。

位于国王路（Royale）21号的韦柏咖啡店是德彪西另一个喜爱去的地方。在午夜，歌剧、戏剧演完后，德彪西会在一两个朋友的陪伴下到达。在餐馆经理的记忆中，他从不大吃大喝，常常只要一份火腿三明治、一大杯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啤酒或上好的英国低度麦酒。尽管他常常是谦和平易的，但有时仍会因观点不同而勃然大怒，甚至服务员也觉得有点不可理喻。有人说他就跟照片上一样。德彪西常常披着披肩，戴着一顶宽边毡帽，一副学生和艺术家模样。那顶大帽子是黑色的，中间有折皱，领带上挂一根项链。他也许可以扮演夏庞蒂埃（Charpentier）的歌剧《路易萨》（Louise）中的朱丽恩（Julien），但也许这个建议会使德彪西再次勃然大怒，因为在德彪西看来，《路易萨》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黑色兽（Bête Noire）。他愤然责骂那些对此叫好的人。但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家餐馆里远近闻名的威尔士家兔，德彪西也是它的美食家。肯定地说，不是每个晚上都是大餐，常常是一份肥鹅肝三明治和一杯英国麦酒。在韦柏咖啡店与德彪西常在一起的有保罗·约翰·图莱（Paul-Jean Toulet），他是德彪西计划合作的歌剧《如你所爱》（As You Like It）的诗人，只不过计划未能实现。图莱以一本正经的冷面幽默而著称。德彪西叫他“蚱蜢”，

他也名符其实。正当德彪西准备开始为莎士比亚的喜剧配乐时，图莱去了印度—中国旅行。在餐馆还可以见到雷那多·汉（Reynaldo Hahn）、莱昂·都德（Léon Dandet）、查理·德·张伯朗（Charles de Chambrun）、安德烈·塔迪约（André Tardieu）和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德彪西与汉彼此较为敌对，因为他们的音乐观念有很大不同。他们的朋友在韦柏咖啡店各自为阵，两位作曲家都将对方视为敌人。也许这在开始只是一种自我感觉，直到后来两位几乎视而不见。尽管普鲁斯特与德彪西关系良好，但他的印象是德彪西几乎不听他的。而听德彪西谈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思路广阔、难以跟随。那时候，几乎所有文学和政界要人都光顾过这家面积不大、椅子也很小的韦柏咖啡店。尚德里尔（Chandeliers）认为它是路易十一的装饰风格，一进大门，对面有一面镜子，但是那时德彪西的朋友们印象最深的是墙被漆成加奶咖啡的颜色。

那些日子里，雷蒙·博纳尔（Raymond Bonheur）和罗伯特·戈戴（Robert Godet）是德彪西两位最要好的朋友。有时谈得投机了，他们会离开韦柏咖啡店到隔壁的雷诺兹吧去。那家酒吧是当时在欧洲被称之为“美国风格”的酒吧。有一对舞女福蒂（Footit）和肖库莱（Chocolat）让他颇感兴趣。如果酒吧里发生争吵，他总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一天晚上，福蒂问德彪西是不是艺术家。“但你也是艺术家”，德彪西没有正面回答。当他说自己只是个丑角时说：“那也是一种艺术，”“是，是艺术，挨揍的艺术”，福蒂说。德彪西接着说：“我们音乐家也挨揍，但是被公众揍。”福蒂说起正火爆上演的《卡门》。“你知道它是谁写的吗？”德彪西问。福蒂嗑吧着说：“当然，古诺（Gounod）。”因此，德彪西睿智地将福蒂以极其羡慕的口吻所谈到的作曲家的“荣耀”界定为一种被三千万法国人——甚至包括英国人——所忽视，并且被四十位同行所憎恶的状态。